



“十二五”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

国家出版基金项目

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

总主编：王巨才

延安戏剧主编：陈彦 甄亮



【第七册】

延安文艺档案·延安戏剧

延安戏剧作品·话剧（三）

甄亮 李明瑛 / 编

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

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【第七册】

总主编 王巨才

延安戏剧主编 陈彦 甄亮

延安文艺档案·延安戏剧

延安戏剧作品·话剧（三）

甄亮 李明瑛 / 编

独幕讽刺剧

宴 会



李伯钊

宴 会



剧情简介

《宴会》描述了一个国民党市长费尽心机举行宴会准备招待美国的马特使,但马特使最后还是以身体不适为由而爽约的小故事,辛辣地讽刺了国民党高官对外屈膝谄媚、对内色厉内荏的反动本质。



剧 本

时 间 1946 年。
地 点 南京玄武湖畔。
人 物 ×市市长
 市长太太
 汽车夫
 招待员甲、乙
 美校官
 男女来宾(不出场)

布 景 一间华贵的休息室,右方的西式大窗敞开,望得见玄武湖的晚景。正中大门,为金碧辉煌的大跳舞厅入口。左方侧门通外室。

〔在悠扬的乐声中幕启，通身雪白的招待员甲在场，舞厅里不时传来男女嬉笑、碰酒杯的声音。招待员乙匆上。〕

乙 找你半天，躲在这儿干吗？

甲 舞厅里十几个招待员，还侍候不过来？

乙 我的妈，客人那么多，美国军官、中国老爷，开啤酒、送香槟，两条腿快跑断了。

甲 回头市长高兴了，赏你个双份，不就挣回来了，啰嗦些什么！

乙 王八蛋想领双份赏钱，白忙一天，连口水也没喝上！

甲 下午你上哪儿去了？

乙 今天是抗战胜利周年纪念日，党部硬叫去开庆祝会，听说去得早的，还领了块儿八百胜利费，轮上我跑去，油水被人捞光了，扑了个空。

甲 到会的人很多吧？

乙 尿！几十个毛人，会场空了一大片。主席直嚷：大家距离站宽些，大家距离站宽些……人少地方大，怎么也摆不满，稀稀松松地就开会了。

甲 发胜利财的是阔人党老爷们，吃胜利亏的是穷苦老百姓。党老爷们庆祝，老百姓们痛哭，谁还热心开会去？

乙 对！对！话到你口里句句有道理！难怪好多人不去开会。偏党部白天庆祝胜利不算，晚上市长还要招待外宾，排场不小，得花费个几万万呀！

甲 人家有钱花花他的去，跟我屁不相干，我问你，今儿还有什么新鲜消息没有？

乙（环顾四周）听市面上传说，今天有人亲眼看见新四军的弟兄混进城来了。我在大街上逛了半天，碰来碰去，没碰见一个像新四军的人。

甲 人家脸上又没刻字，你找他们干什么？

乙 找个关系吗！

甲 找关系干什么？

乙 这年头，仗打得没有完，物价一天天得往上涨，说不定哪天活不下去了，鞋底板擦油，开溜！

甲 溜到哪儿去？

乙 溜到苏北解个放去！

甲 说得轻巧，不怕特务杀你狗×的头！

乙 信不信由你，往后瞧着吧！走，吹什么牛皮，侍候外宾去。

甲 我不高兴去。

乙 管你高兴不高兴，端人家的碗，服人家管。你没见我们政府收了人家美国的剩余物资，我们市长对美国人那股酸劲！我们做招待员的，就得更殷勤些！你瞧瞧，今晚那些陪美国军官跳舞的太太小姐们，打扮得多妖艳，遍身外国玻璃货，透亮，看看也过瘾。

甲 丢他妈祖宗三代的人，巴结洋爸爸，连自己姓什么名谁都忘啦！

乙 听！有人来啦！

〔市长太太面带怒容自舞厅上，紧跟市长。顿时一片音乐、嘈杂的人声挤进休息室来，舞厅门即闭。招待员甲、乙侍立两侧。〕

甲 市长！（鞠躬）

乙 见鬼！那种下流相，叫人气破肚皮……

市 算不得什么！你没看惯美国人，他们男女之间开通惯了！

太 开通！简直是流氓，随便摸人家的……

市 轻一点！轻一点！（猛察觉甲、乙端立不动）侍候外宾去！混蛋！

甲 是！（下）

乙 简直混账，他把我当成什么人呀？！

市 算了！太太！今天是抗战胜利周年纪念日，美国人是贵宾，我们做主人，应该招待他们，即使有什么无意识的举动，也情有可原！

太 情有可原？！你原我不原！我是市长太太，有身份的女人，不比那些娼妓。

市 小声一点，多难听！人家是盟友，文明国家的军队，何必！

太 文明军队？！我看比畜生还野蛮，你的记性那么坏？前些日子一个美国朋友怎么对你说的？他说驻中国的美军陆战队，百分之二十的人害花柳病，你忘啦？！看你把美国人捧上天去！

市 别嚷？得罪了盟友，损坏了中美邦交，总裁生了气，我可担当不起。

太 他巴结他的美国人，关我屁事！

市 这是国家大事，你哪里知道，关系大得很。中国不仰仗美国帮助，早完蛋了！

太 谁管你们国家大事国家小事，你们高兴叫美国人亲爷爷我也不管，那是你们的事，我没那么厚的脸皮招待外宾！（欲冲下）

市 太太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看在总裁面上，只招待这一回好不好？不要弄得不欢而散。

太 招来那么多婊子还不够招待？非把自己老婆送上去凑数不成？

市 愈说愈不像话，太太，不怕你生气，这一层你就赶不上总裁夫人大方，瞧人家交结多少外国男朋友，干什么顶方便的。

太 她方便我不方便，她是她，我是我，河水不犯井水，各归各。（欲走）

市 （拦住，一面扶太太坐下，一面柔声劝她）你先躺一会儿，等马特使到了再退席不迟。瞧你今天花一整天时间化妆，不是为的马特使吗？

太 （心中一动）哪晓得他什么时候才来呀？

市 美国人是绝对遵守时间的，快到八点了，我到舞厅去看看，先叫周秘书的太太来陪你，等一等，我就来！

〔市长向舞厅下，太太长叹一声，斜卧沙发上。〕

〔后台传出：“市长！市长！庆祝胜利周年，喝一杯！”一阵骤雷似的掌声。〕

〔太太正坐一会儿，面显笑容，打开手提包抹粉，正为自己的花容月貌沉醉着。美军校官带酒上，口里不住“亲爱的！亲爱的！跳舞！跳舞！”地乱叫，做出要拥抱太太的姿势。太太吓得满屋乱窜，惊呼求救，美校官则满屋乱追，拾起一条太太扔掉了的手绢，拼命地嗅，嗅了又追。正在难分难解之际，市长上，见状气得直抖，扶住太太。美校官见市长到，略显清醒，站立屋中，脱帽为礼，傻笑。〕

市（压抑自己的不满，强颜为欢）请，请！宴会马上开始，请！

美对不住，请原谅！

市（满脸赔笑）没有关系，鄙人自幼留学美国对贵国的风俗人情，非常尊重，完……完全没有关系，说得更直率一些，美国就是我的祖国，中国即是美国的……

美谢谢，谢谢！

〔美校官昂首阔步下。〕

市太太……

太（“啪”的一声，辣人的耳光一下击打在市长的脸上）你……

市这……这……

太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，我马上走！（欲下）

市（哀求）太太，不要因小失大，美国人是国民政府下帖子请来的。就全国战局而论，没有美国就没有我们，无论如何要顾全大局。一会儿马特使就到了，按美国的习惯请客，女主人不倒是失礼的！

乙市长！外宾到！

市（得救了）我看，恐怕……也许是马特使到了，你休息休息，如果马特使到了，我马上叫人请你！

〔市长匆下，后随招待员。静场，太太叹气。〕

太好大架子的马特使呀！等这半天……（禁不住对着穿衣镜，整理衣裙，左顾右盼，甚为得意）

〔汽车夫老杜上，见室内无人，轻脚轻手从太太背后过去，太太一扭身，见是汽车夫老杜。〕

太（娇滴滴地）等了你老半天，我心里乱极了，刚才跟人家跳舞，老踩人脚，车子搞好了吗？我们上春新澡堂洗澡去！

车我陪你？

太装得倒顶像，又不是头一回。

车让我换身衣服去，全身汽油味，挺难闻。

太不用啰嗦！

车市长呢？

太管他呢！刚才你没来的时候，美国军官在这里胡闹，真把人给气坏了！

车 哪个美国军官？

太 就是脸上有块黑疤，满脸酒刺的那个红糟鼻子的家伙。

车 揍狗×的一顿！管他妈什么高鼻子矮鼻子。

太 有你保镖还有说，瞧浑身是劲！（瞟一眼）走吧！

车 回头市长要使唤车子怎么办呢？

太 怎么老市长长、市长短，吓掉了魂似的。

车 不是怕市长，你不知道，今儿市面上闹得风风雨雨的，车子怕不好走动。

太 怎么样？

车 有人看见新四军的人马进城了！

太 听谁说的？

车 满街都在传说。

太 新四军他们穿什么衣服？戴什么帽子？

车 听说通穿红，红巾包头，红衣红裤。

太 穿红的顶显眼，为什么宪兵不把他们抓起来呢？

车 能捉还不捉光？不过他们三三两两，一会儿在大街出现，一会儿一晃又不见了，哪里捉去？！

太 他们怕不怕美国兵？

车 没听人说过他们怕些什么。

太 天哪！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东西在城里鬼混，一定会出什么乱子的！

车 可不就是。

太 真气人，早不庆祝，晚不庆祝，偏拣这么倒霉的日子来庆祝，使人提心吊胆的。我们先回公馆再说吧！

〔两人欲下，招待员乙匆上。〕

乙 市长呢？市长呢？

太 什么事？慌里慌张的！

乙 糟了！糟了！

太 怎么了？

乙 中山陵发现了新四军。

太 哎呀！（骇晕了过去）

乙 太太，太太……

车

〔市长匆上。〕

市 发生了什么事？

乙

太太，太太……

车

市 (蹬脚向乙)白兰地,白兰地,快……快……

[乙由中门下。

市 太太,太太……(向乙)混蛋!怎么弄的?

车 就是刚才那家伙,说新四军来了,就把太太吓晕过去了。

市 冒失,冒失!不知高低深浅的东西。

[招待员甲、乙托白兰地酒盘上。

市 (倒酒灌太太)太太……

太 哎呀!(用眼光横扫室内,叹气)打走了没有?

市 谁?

太 新四军!

市 太太你太性急,也太胆小了。

太 什么?

市 不……不,我是说刚才招待员糊涂,把你吓坏了!

乙 是!是!小的糊涂。

市 太太犯了心脏病,你担待得起?

乙 是!是!小的担待不起!

市 以后不许胡说!

乙 刚才是周秘书长让我告诉市长,中山陵发现新四军,小的没找着市长,说话不小心,把太太吓晕了!

市 胡说,什么吓晕了,明明是太太心脏病犯了。

乙 是!是!太太犯心脏病了!

太 闹来闹去,到底穿红衣服,包红头巾的新四军打走了没有?我一闭上眼睛他们就来了,天哪!那么多!数也数不清!

市 太太,您放心!

太 放心,眼看就要当俘虏,多不名誉。

市 全部美械早就布置好了,三步一岗,五步一哨,美国火箭炮,重机枪,“斯登”手提式,小钢炮,坦克车全出动了,满街巡逻,四处搜查。有风吹草动,马上肃清,马上肃清!

太 我的神经再不能受刺激了,你听,我的心跳得多么厉害呀!

市 哎呀!我的太太,你安静一些吧。事情并不如你想象之糟,你胆子太小,你听(舞曲悠扬)美军将校正和太太小姐们在跳舞呢!

太 啊!心跳!心都快跳出来了。

市 (握住太太的手)手冰凉,气色也不大正,还是躺一会儿。

太 不……不……让老杜先送我回去,赶快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!

市 不着急,一会儿等马特使到了,致完庆祝词,我们一块儿回去。

太 左等右等,等了老半天,还不见动静,我可不耐烦等了。

市 美国人一向守时间，一定会来的。（看手表）时间到了，马上就到，（向乙）快去看看。

乙 是。（下）

太 不，我就走，平时你常对我说新四军多可怕，比魔鬼还凶，这会儿来了，你倒满不在乎的样子。

市 那是茶余饭后开玩笑的话，吓唬你们太太小姐们的。

太 吓唬人的？

市 太太，你平心静气地想一想，新四军不过是农民游击队而已，乌合之众，凭几杆步枪，能造出什么天大的乱子来呢？

太 哼！说的倒好听，人家胡司令长官，还是黄埔第一期的学生，提起新四军的手榴弹，都佩服得什么似的。

市 这样胆小鬼，不配做黄埔军人、总裁的学生。

太 你说什么？人家可是亲自参加“剿共”战争的，有一次差一点被手榴弹……

市 手榴弹，全是破铜烂铁做的，有什么威力可言？

太 人家是将官，带兵的人，不比你清楚？听说新四军手榴弹爆炸特别响，耳朵都震得聋！

市 （尽打哈哈）新四军的手榴弹简直成神话了！

〔台后一声爆炸，发出惊人的巨响。〕

太 哎呀！（倒下）

甲 （惊慌）进城了。

市 我的妈呀！快把太太抱上汽车……

〔车夫抱太太。〕

甲 市长，你呢？

市 我……我……（腿软不能动，人急智生，往沙发下乱钻，只见双脚哆嗦）

〔招待员甲、车夫，也不自禁地忙乱起来，静场一会儿，招待员乙上，太太倒在沙发上。〕

乙 市长！市长！

市 （吓昏了）回家去了……回家去了！

甲 炸伤几个？

乙 （莫名其妙）受伤？

车 （伸出头来）手榴弹……

甲 你没听见爆炸？

乙 （越加莫名其妙）爆炸，哪儿？

甲 那儿！那儿！新四军丢的手榴弹！

乙 （不禁捧腹）哈……

甲 你他妈发什么神经？

乙 你他妈才发神经呢？明明是一个电灯泡“嘣”的一声炸了，什么手榴弹？

甲 灯泡?!

乙 可不就是灯泡!

甲 (拖市长的腿)市长! 市长! 灯泡,灯泡!

市 (从沙发下爬出来)什么?

乙 刚才是电灯泡炸了,不是手榴弹爆炸。

市 胆小的东西,刚才躲到哪里去了? 为什么不早来报告?

乙 小的找不到市长上哪儿去了……

市 胡说! 我明明在这儿,没有离开过这间屋子半分钟,怎么找不着? 莫非你眼睛瞎了?

乙 刚才是小的糊涂,没想到市长会……

市 (面红耳赤)岂有此理! 岂有此理! 应该,应该……把造谣生事的人,通通抓起来枪毙!

乙 小人生来胆子小,不敢抓人。

市 混蛋! 叫宪兵抓。

太 (醒过来)别抓,别抓! 快逃! 快逃!

市 太太,刚才是电灯泡炸了,危险已经过去了! (向乙)马上让周秘书长打电话请马特使。

乙 是! (下)

太 慢点! 等我整理一下。(整衣)

乙 (上)报告市长,马特使来电话,说身体不舒服,今晚不来了!

太 天呀! 遭这么大的危险,结果人家不赏脸。

市 是呀!

[全场哑然,甲、乙侍立两旁,乐声大作。

——幕闭。

1946年11月



附 记

独幕讽刺剧《宴会》创作于解放战争爆发后不久,是作者对刻画复杂性格的一次尝试。

独幕话剧

反“翻把”斗争



李之华

反“翻把”斗争



剧情简介

该剧故事发生在1946年东北解放区“土地改革”运动中。某屯恶霸地主孙林阁，勾结当上农民会副主任的狗腿子马奎五，阴谋制造事端，煽动农民撤换农民会及武装自卫队的干部，妄图收买中农，暗中把持农民会和自卫队。“土改”工作组方同志查明了孙林阁的“翻把”复辟事实，引导老贫农赵广明以亲身经历，控诉地主阶级剥削农民起家的血腥罪行，教育、发动了群众，斗争取得胜利。

剧本真实深刻地反映了“土地改革”中广大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生死斗争。作者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画，塑造出刘振东、范永和、赵广明、孙林阁等不同阶级、不同阶层的人物形象。作者还有意运用东北方言，使剧本带有浓厚的东北乡土气息。



剧本

人 物 （以登场先后为序）：

孙林阁——五十余岁，地主，恶霸。

刘二嫂——二十六岁，刘振东的老婆。

刘振东——二十九岁，农会主任。

赵广明——六十二岁。

范永和——二十六岁，武装自卫队队长。

王占奎——三十二岁。

尹 宽——四十岁。

杨 福——三十岁。

张凤山——二十八岁。

方同志——三十二岁。

群 众——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、辛……

时 间 1946年,秋天,某日黄昏后。东北解放区,某地。

布 景 舞台左面斜露出一间小屋(俗称小马架)的前脸儿。小屋的墙上有一门一窗,靠后的屋墙角下,伸出一截烟囱脖子,接连竖立起一个比屋檐还高的大烟囱。屋前堆着一大堆柴火,放着一个爬犁。窗户与烟囱之间,还拴着几条绳子,绳上晾着许多绿白菜,加上门旁挂着那几串红红的辣椒,显出秋收时候的景色。

舞台右面远处露出一段秫秸篱笆——那是另外一家。天像清水似的,月光分外明亮。

[幕启,屋里透出微弱的灯光,远处传来狗吠的声音。

[片刻,孙林阁偷偷地由左后上。他走到烟囱前面,听屋里的动静,突然“扑”地一下屋里灯光灭了。屋门“吱呀”地开了,刘二嫂拿着簸箕由门里出来。孙林阁打算藏躲已来不及,他索性装作没事儿似的走过来。

孙 干啥去呀?

刘 妻 推了几升包米粳子,回家来取簸箕。(一眼看见晾着白菜的绳子有一根断了)也不知道是谁把绳子给整断啦!(锁上门,放下簸箕,走过去接那根断了的绳子)

孙 这大月亮地儿正好推碾子。你们掌柜的呢?

刘 妻 他见天上三星儿没落就爬起来走啦,下晚黑间半夜才回来,整天不着家。

孙 当了农会主任,连家也撂啦?

刘 妻 嗯哪。

孙 你们包米粳子是吃一点儿整一点儿呀?

刘 妻 那可是不。家里啥事都是我一个人的活儿。挑水、做饭、割庄稼,还拉着一个满炕爬的小小子,哪有工夫,不现吃现整咋的?

孙 叫我说你们呀——真是有福不会享!他当着农会主任,派个人收庄稼,派个车拉回来,派个牲口打打场,舌头尖儿一转,上嘴唇一碰下嘴唇,谁敢不去?只要吱一声儿,就等着擎现成儿的不好?

刘 妻 叫我们掌柜的借着当个主任,个人派硬差那事他做不出。这不,今儿王全的地拉完了,打算明儿把车再兑给我们使唤一天,我们掌柜的还说先尽别人拉哪。

孙 这大月亮地，正好下晚黑间赶着拉庄稼，我那两辆大车到省里去啦，两个熊老板子，去了就不惦记着回来！我要是在家，你们那点庄稼，捎带手儿就给你们带回来了。这不，我个人种的那几十垧地，上次清算会给我留二十垧，我还一点没拉，都在地里搁着哪。（边说边由右前下）

刘 妻（没搭理，瞪孙一眼。已把绳子接好，把掉在地上的白菜也都搭在绳上了。见孙走远）谁领你那份空人情！（拿起簸箕欲走，屋里小孩哭了，又返回趴着窗户）等着吧，灶火坑里烧着土豆呢，一会儿妈回来喂你。（孩子不哭了）这小崽子，真累人！（由左后下）

〔孙林阁从原路返回，看刘妻走远了，他走到烟囱那儿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，由于过度紧张，把布包里的东西掉出来了——原来是子弹。他先往四周看了一下见没有人，才把地上的子弹拾起来包好。突然，屋里小孩哭了，吓了他一跳，他心虚得不敢多停留，赶快把子弹包儿塞到柴火堆里。对着窗户咬牙切齿地说：“小王八犊子，我一刀削你八瓣儿！”见那边有人来了，他偷偷地由左前方下。

〔小孩哭声渐止。

〔刘振东背着个空口袋，由右后上，赵广明紧随上。

赵 刘主任，你说孙林阁他是人不是人？我给他“榜青”，讲好了他出牲口我出人，打粮对半儿劈，到这工夫庄稼割倒了，他不搁车拉！

刘 别着急，咱们到屋里合计合计，有的是办法跟他讲理。（拉门，一看）嗯？锁上门出去了，天这么晚，黑灯瞎火的上哪圪塔儿去啦？（对赵）咱们等她回来拿钥匙开门，先在这月亮地儿里合计合计。

赵 今儿十四，明儿十五，后儿就是霜降，别看这么好的月亮，交了节气，一阵北风“喇”地一下子就变天，一场大雪要是把庄稼捂到地里，叫我可咋整？

刘 你找他，他怎说呢？

赵 他说的那个话呀，还不抵个屁有味儿呢！他说（学着孙的语调）“我那两辆车都到省里去了嘛！我个人那些庄稼还都在地里撂着呐，你‘榜青’的那两垧地急个啥？一趟趟地找我，也不嫌个絮烦！”你听听这像人话吗？

刘 听了你说啥？

赵 我说啥？憋着气回来呗。我对他算是没辙。

刘 这小子，到今儿还欺负咱们穷人！上次工作团来，大伙儿清算周万芳倒挺带劲。对孙林阁呢，就是十来个人说话，虽说他嘴上认可包赔，可是到了也没把他整低了头。

赵 周万芳一家子全部“撂跑”啦，大伙儿敢说话。孙林阁光把东西倒腾出去，人可倒是没离屯。你忘记人常说那句话“死了的老虎，人还不敢上前呢！”他早先害人太“邪唬”啦。不用说别的，就拿我那小孩子说吧，一听见孙林阁在窗户外咳嗽，警察的洋刀鞘子碰着皮鞋“哗啦啦啦”地响，吓得就哭得乱叫唤！

刘 几岁小孩儿也知道，屯长领着警察上门，没好事儿。

赵 不是打就是骂，不是要这就是要那。

刘 他拿人不当人的事可多着呢。那年我给他扛大活当“劳金”，也是这秋收的时候，把谷子在场院里轧完了，起了场堆成堆，没风不能扬，打头的领着我们十几个“劳金”正在拾掇谷草，孙林阁领着王警长去啦……

赵 对，王警长，大个子，那人可“邪乎”！

刘 孙林阁一去就问：“你们整那草干啥？给我磨洋工呐？轧了场为什么不扬场？”打头的说“没风呀。”你猜孙林阁说啥？

赵 他说啥？

刘 早先也不敢往出说，眼下我说出来，恐怕你老爷子活这么大年纪也没听说过。他说：“你们都给我跪下，脸朝东南，直溜儿跪下，求风！”

赵 求风？这小子真他妈能整人！

刘 警察也过来吓唬：“跪下，跪下，并排跪下，别叫我费事！”打头的见警察要打，就先跪了，跟着就一个个地跪下。临到我，我没跪。警察问我：“你跪不跪？”我没吱声，他“啪啪”就打我两个大嘴巴子，疼得我抬手一捂脸。他说：“把手搭下来，站直溜地！”我刚把手往下一撂，“啪啪”又是两个大嘴巴子：“你磕膝盖硬是怎的，你不跪？你磕膝盖硬是怎的，你不跪！”“啪啪”一个劲地乱打。我心里说：“你打死我也不跪！”以后他拔出刀来砍了我两刀背，我拿胳膊一挡，砍到我脖子上了。你看，到现在我这只手还不听使唤。

赵 到了你没跪？

刘 没跪。这事你问那年给孙林阁扛大活的都知道。

赵 唔，对了。我家大兄弟参加会回来说，孙林阁罚“劳金”的跪，感情是这么回事。

刘 那天在大会上，你家我大兄弟没吱声，他要是说了话，孙林阁就不敢跟你“耍熊”啦。

赵 那你说我这事，现在咋整呢？

刘 孙林阁包赔出来的青苗。今儿我给小户调兑了大车，有人敢往家拉了。有人敢惹他了就好办。

赵 我们那趟街，单蹦个儿不敢惹他。可是凑合到一块堆儿就短不了骂他。

刘 那就行。

赵 你说行？可是把车整远啦，老也不回来。

刘 没整远。他那两辆车，一辆“花轱辘”一辆“人辘子”，三头骡子四匹马，搭他那小马崽儿，都在柳树沟他小舅子家呢。说啥也得叫他整来，不但叫他拉你“榜青”的庄稼，还得叫他交出包赔的三匹牲口呢。

赵 听说他打算“耍熊”，三匹牲口不交，地照也不交。

刘 地照交了一个五十亩的，还有一个六十亩的没交。前儿我在肖家屯见着方同